

「斬」黃金發軍餉

(本文本插圖刊第6、139頁)

成都保衛戰驚濤駭浪一幕

● 趙 掄 元 (曾任陸軍中將經理署長、交通大學兼任教授)

餉資乃是軍隊命脈

財政為庶政之母，餉資更是軍隊的命脈，餉

資不裕，何能士飽馬騰？飢卒羸馬，何能克敵致勝？不過國軍的經費薪餉，有其一定章則，既不可如湘軍、淮軍那樣自行設卡徵稅，更不能像北洋軍閥那樣任意截留地方財政，只能自上級統領轉發。這樣的工作，似乎很是簡單，僅須左手進右手出，作個「過路財神」，就算盡了職責。可是事實不然，正因為籌餉的禁令森嚴，限制了通權達變的迴旋餘地，時有令人莫知所措之感。如果餉資未能按時領到，部隊行將斷炊，怎麼辦？縱令及時如數領到，但不能按數轉發，又將如何？譬如部隊在荒僻前線，有錢也買不到東西；又如士兵草鞋費，自北伐至抗戰開始，都是每人月支三角，而北方酷寒，必須穿著布鞋，且物價日有上漲，照章奉行故事，每兵發放三角錢，何能解決問題？即便呈請改進給與規定，時空亦難配合至善，尤其在大敵當前、兵臨城下之際，豈能照常則辦事？凡此，財務人員不能徒自「臨淵羨魚」，尚須「退而結網」。國共在大陸最後一戰

(成都保衛戰)中，於強敵壓境之下，籌措軍餉的艱苦情形，真是一言難盡，特本親身遭遇，簡陳如後。

改發金銀一夕數驚

民國三十七年(一九四八)，筆者任職聯勤第七賬審處，駐在西安辦公。旋與第七收支處合併為第七財務處，仍由筆者出任處長，秉承西安綏署主任胡宗南將軍的督導，辦理轄區各軍事單位的經費薪餉發放核結工作。三十八年(一九四九)一月，蔣中正總統引退，戰事逆轉，本處隨同西安綏署撤退漢中，繼續作業。

先是三十七年八月十九日，政府改革幣制，發行金元券，規定金元券四元，合美金一元，金元券一元，兌法幣三百萬元。這時軍費發放，全以金元券為準，只須開發支票，交領款單位向銀行提取，事簡易行。但金元券未能維持幣值穩定，李宗仁代總統與共軍和談不成，大局益趨惡化；三十八年(一九四九)四月，國民政府播遷廣州，金元券貶值至二十萬四千元兌美金一元；迨五月二十五日上海撤守，金元券已無人收受，幾

成廢紙。政府不得不於七月二日在廣州改發銀元券，規定銀元券一元，兌換金元券五億元。人民談券色變，行使困難，政府為確保官兵生活，維持戰力，毅然決定軍人薪餉公費改發銀元，銀元不足，搭配黃金。薪餉給與改為士兵一律月支五元，尉官十元，校官十五元，將官二十一元，按月空運各財務處。各部隊除副食、辦公用品等可以集體購買，付給黃金外，官兵薪餉必須發銀元。住在通都大邑的單位，尚可自行向市面兌換銀元；前線部隊，則須由本處將黃金轉運重慶，拋售黃金，購進銀元，運回漢中備用。黃金運到機場，須自行卸載、裝車，武裝押運來處；在漢中尚可商洽當地銀行，借用部份金庫，代存金銀，後來到了成都，敵軍合圍，兵臨城下，銀行都已關門停業，金銀全須自行保管。發放薪餉，亦遠比一紙支票繁複十倍，換算成色，核計重量，清點數額，終日金光閃閃，銀聲噹噹，大箱小包，搬進攜出，財務處變成了銀號錢莊。俗語說：「治容誨淫，慢藏誨盜」，又說：「財不露白」，這種鑿鑿之物，最易誘發犯罪心理，在此大敵壓境、人心浮動的時際，偷竊搶劫，隨時可能發生

，我時常一夕數驚，睡不安枕。

自軍費改發金銀，工作負荷增加數倍，安全保障毫無把握。本處編制甚小，計分總務、預算、收支、審核四科，軍官七十八員、士兵十名（司機一，衛土工役四、炊事五），毫無運輸警衛能力。曾數度報請增加編制，而國防部以各方取報頻傳，應付不暇，對此「小事」，無人置理。好在我原任第一戰區長官部（西安綏署前身）經理處長，綏署各級人員均甚熟稔，綏署也從未把我當做外人，視本處為其直屬單位，要車要人，隨時支援，故警衛運輸，尚無困難，並選派特務團最可靠的官兵，守護金庫。

控存備缺羣情大譁

有一天，綏署參謀長羅列將軍說：「現在大局混沌，內閣一再更迭（孫科、何應欽、閻錫山），政策搖擺不定，萬一餉銀運補不繼，幾十萬大軍立將斷炊，如何是好？」我想了一下，回說：「必要時可否強令省府借墊？得款如數奉還？」羅說：「關中平原已失，陝西省府自身都在鬧窮，何有餘款出墊？四川省府淵源不窮，恐難有望！」稍停，羅又說：「求人不如求己，能否在每月薪餉中，硬性扣存一部，以應不虞之需？這樣豈非自力更生之道？」我一聽嚇了一跳。心想這個責任太大，我說：「這怕有困難，第一、部隊要告我剋扣軍餉，吃罪不起；第二、現在金庫已令人提心吊胆，如再每月扣存，萬一金庫有失，何以善其後？」羅參謀長笑說：「你不要害怕，縱要扣存，也是由綏署明令辦理，上級怪罪，

下級責難，都由綏署負責，你不過奉命行事，有何罪咎？至於庫存保管問題，更無問題，可向銀行洽商多借一部份儲位，否則我們自己也可裝修一個堅固庫房，多派警衛防守。」我說：「那是否可以召集軍師長開會研討一下？」羅搖頭說：「目前情形，部隊長不能擅離指揮崗位，召集各軍需主管討論一下罷，你先擬個腹案，發出通知，定期開會，會議由我主持。如果大家同意，再請胡先生（對胡宗南將軍的尊稱）電話吩咐各部隊長。」我心想參謀長苦心孤詣，深謀遠慮，不能不助成此事，於是按照指示，定期開會。

會中羅參謀長苦口婆心，剖析利害，贏得各軍需主管的共鳴，一致無異議通過，只要求必須由綏署明令通告。決議辦法，概為：(1)不論官兵，每人每月扣存二元；(2)由財務處代為立摺控管，不得流用；(3)餉源不繼，憑存摺在代管數內領取若干，維持伙食；(4)每人控留不得超過六元，逾此不再扣減；(5)俟餉源暢旺或戰事結束，憑摺一次發還；(6)第六十五軍李振部，配屬不久，情形特殊，控存之數，准由該軍軍需處自行保管備用；(7)機關學校新餉，暫免扣存。不料此案一經實施，各部隊士兵紛紛寫信到財務處，把我罵得狗血噴頭。我耐心一一回信，說明：「(1)這是綏署命令，我只是奉命行事；(2)這僅是暫時救急應變辦法，將來一定全部發還，一錢不少；(3)這是維護團體生存不得已的辦法，維護團體生存，即保障個人生命，尚望犧牲小我，成全大我。」他們更是振振有詞的來信說：「(1)綏署的命令，都是你建議的，根本沒安好心；(2)我們拚命殺敵，一旦戰死，人都不在了，你如何發還？豈非侵害了我們個人的權益？維護團體伙食，是你的責任，豈能剝削我等權益，完成你的任務？」他們的話，自也不無道理；可是他們那裏知道，蔣中正總統引退，美國發表白皮書，國事岌岌，戰事失利，中央財政已是焦頭爛額，對軍費籌撥金銀，確已煞費苦心，而長途空運，難免延誤，此種自保辦法，實為戰地指揮官權宜措施。這真是秀才遇見兵，有理說不清。

我也年輕氣盛，何能受此屈辱，於是將來信包起，持向羅參謀長，在他桌上一丟，說道：「控存軍餉，羣情大譁，謾罵威脅，實難忍此不白之冤，請准即日停辦扣存，否則准我辭職。」羅參謀長慢吞吞的笑說：「你如此毛躁衝動，何能承擔大任？幾個無知士兵的指責，你都不能包容，做經理財務工作，更要能任勞任怨。」我說：「這不是我個人的問題，如此羣情洶湧，必致影響士氣，進而牽動戰局。」羅說：「我已電話中問過許多部隊長，他們說士兵大都諒解，吵鬧者只是少數，你把來信的番號列個簡表，讓我再電話他們，妥為疏導，不會影響士氣的。」

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，國防部有個點驗委員會兼負軍風紀糾察，一位主任委員，數位委員都是資深將級軍官，派駐漢中。他們平日到達各部隊，都被待以上賓之禮。某日一位委員來處，商請預借薪給，我當予婉言拒絕，我說：「國防部有令，禁止預借薪餉，實在愛莫能助。」他們見我竟敢拒絕他們的要求，甚為惱火，聽說他們曾向胡主任報告，說我剋扣軍餉，部隊紛紛不滿，

請予撤查云云。而胡主任哈哈大笑的告訴他們說：「部隊薪餉扣存一部，是我的決定，有明令通告，並曾呈報上級備案。」他們還不死心，又向羅參謀長說我態度傲慢，生活腐化。據聞羅參謀長答覆他們說：「趙處長追隨胡先生有年，雖有些年少氣躁，但他規行矩步，工作頗有績效，與同事間亦甚協同合作，你們同他處久了，就知道。」他們見暗箭不能傷我，便改取明槍請求，其主任委員移樽下訪，歷述同仁清苦，務請格外幫忙，特准預借，情辭懇切；如非事先有聞上述傳言，那會知道他是背後誣陷無辜的卑鄙小人。我也很誠摯的對他說：「×主任（已忘其姓名），我們都是替國家效力，但能幫忙，何樂不為？實在限於禁令，不能違規越權，本處從無私行預借事項，有賬可查。何況現在各部隊正在減成扣存，貴會薪資十足撥發，已屬優給，萬望體諒實情。如確有礙難，煩請轉報上級明令指示，自當遵辦。」該主任見我軟硬不吃，憤憤而去，隨即施出了他的看家本領：兩日後，接到該會公函，謂某月某日來處點驗，請準備士兵名冊應點。

我暗暗發笑，當即要總務科細心準備，特別整肅儀容。屆期我親自優禮接待，迎進辦公室，奉煙敬茶，呈上點名冊。點驗委員架勢十足，只顧抽煙飲茶，對名冊看也沒看；坐了一回，他問：「部隊集合在那裏？準備好了就開始點驗吧！」我說：「準備好了，就在外面。」他拿起名冊，出得房來，見院內有十名服裝整齊的士兵，列隊相迎，他以為那是儀隊，不見應點部隊，正在遲疑之際，總務科長高喊立正口令，回身向點驗委員敬禮，報告說：「第七財務處總務科長張景祺報告，本處應到點士兵十名，實到點十名，請點驗，報告完畢。」點驗委員大吃一驚，回頭問我：「怎麼，貴處只有十名士兵？」我正色回說：「編制士兵十名，有案可稽，所有警衛押運等所需兵力，都是洽請綏署特務團支援。本處兵力，確感單薄，已數次報請增編，迄未奉覆，尚請委員代為查催。」點驗委員頗有被戲弄的感覺，鄭重其事，威風凜凜的前去點驗十個士兵的部隊，豈不滑稽？想來他們以為本處編制士兵甚多，又見到本處由綏署特務團的衛兵代為站崗，本處的士兵一定全被吃了空缺，點驗出了弊端，抓住了小辮子，重重的整我一下，不料百密一疏，他們根本没查閱本處編制表，孟浪行事，自討沒趣。

歷來管錢的人，最容易開罪他人，人人都想討些便宜，沾點好處，稍不如意，就會惡言相向，我被士兵辱罵，被點驗人員刁難，其實都無私人恩怨，全是由於「匹夫無罪，懷璧其罪」，都是「管錢」惹來的煩惱。「象齒焚身」，可不慎哉。

跟踪討餉送走眷屬

自西安撤守後，經積極重整部隊，會同寧夏、隴東馬家騎兵兩個兵團，分進合擊，計劃一舉收復關中。初戰甚為順利，一度逼近西安城郊，不幸隴東兵團在咸陽中伏，攻勢頓挫，遂即撤離西去；寧夏兵團隨亦自乾縣北撤，致功敗垂成。自此友軍相互猜嫌，不得不分別後撤，退守秦嶺一線。中央政府播遷廣州，和戰未決，物價飛漲，人心惶惶，內閣一再改組，官員五日京兆，政務幾陷停頓。這時餉銀多日未見運撥，函電催請，迄無確息；部隊伙食，幸賴控存餉銀維持。胡宗南將軍當機立斷，要我親赴廣州面洽。迨我飛抵廣州，見到後勤次長陳良將軍及財務署長吳嵩慶將軍，承告正在積極洽籌，財政部庫空如洗，上海存金已轉運台灣，刻正向台灣洽撥中。廣州市面紊亂，政府權責不清，大家顯得手忙腳亂，無所適從。我住在旅館中，天天到財務署坐催消息。財務署見我焦急氣躁，乃先行悉索敝賦，湊集金銀一部，急運漢中濟急。此時廣州又告危急，政府撤退重慶，我於民國三十八年（一九四九）十月十日，隨同財務署專機，來到重慶，跟踪討餉，緊追不捨。

在重慶連日奔走，仍無確切結果，據告財政部辦事緩慢，徒喚奈何。我一時情急，直闖設於中央銀行重慶分行樓上的財政部關吉玉部長辦公室，關部長不在，由他同室辦公的某秘書接談，我口不擇言，激動的說明來意。某秘書和顏相告，財政部經已向台灣調撥黃金，以總裁（蔣總統）引退後，改以國民黨總裁稱呼）不在台灣，無人敢批；現總裁已來重慶，關部長刻去晉見，想必即獲結果。我聽了疑信參半，只好辭謝而回。

下午得到消息，蔣總裁確已抵渝，胡主任亦奉召而至。晚間會見胡將軍，面報洽餉經過，胡將軍說：「不要緊，總裁已面告，即有黃金一批運來，你繼續催洽，以免他們挪用別處。」綏署駐渝辦事處長劉大軍兄告知說：「軍情緊急，

總裁面諭胡先生立即車運第一軍前來，力保重慶，現正由第七補給區徵集車輛，預計先頭部隊第一六七師今晚自廣元出發。」次晨，見了吳嵩慶署長，他問：「聽說胡主任到了重慶？」我說：「是的。」他說：「我想請胡主任吃便飯，請你問問有沒有時間？」我知道胡將軍一向不喜應酬，又值軍情緊急，多半不行，只好回說：「是，我去問。」下午又見到胡將軍，告訴我說：「總裁指示，現在重慶的本部高級人員眷屬，包架民航機飛送台灣安置，用費由公開支，在成都者另派軍機運送；又第一軍即將開來，難免需款開支，你要有所準備。」我說：「我知道財務署現在也很拮据，我就去洽辦，無論如何，要他們湊集一些。再者財務署吳署長要我問候主任，他還想請主任吃便飯，面聆教益。」胡將軍皺眉說：「我有許多事體要辦，總裁又隨時要找我，實在無暇飲宴。」稍停又說：「這樣吧！我明早六時半去他寓所拜訪，就在他那兒吃早餐，你陪我去，不要另邀他人。」

我辭出以後，立即趕往財務署，報告吳署長明晨六時半，到他公館吃早餐，不要另約他人。吳署長聽了很高興，又問我胡主任喜好吃什麼，我說：「越簡單越好，稀飯麵包，幾碟小菜，就可以了。」署長，胡主任的第一軍即將車運來渝，總裁又交代，把綏署高級人員的眷屬，包機飛送台灣，急需經費應急，能否撥墊若干？」吳署長說：「我儘力去湊，第六財務處（駐重慶）可能還有些庫餘，不過何必急亟包機送眷？」我說：「我也不明白，可能是安頓眷屬，激勵士氣吧；

也可能是少數將領態度模稜，送走家眷，以堅其志。」

次晨，我陪胡將軍去到吳署長公館，略事寒暄，面談片刻，吃的是土司、雞蛋、麥片粥，臨別出門時胡將軍對吳署長只說了句：「趙處長請你多支持」，未及細節。

過了兩天，第一六七師到達，看到了師長趙仁，他告以重慶依山傍水、地形複雜，易守難攻，已指派一個團去海棠溪佈防，對保衛重慶，深具信心。他忽然又說：「你確有先見之明，事前扣存餉銀一部應變，否則部隊真要斷炊了；開始時官兵多不諒解，現在都說你任勞任怨，忍辱負重。聽說至今還沒領到軍費。」我說：「快了，日內就要運到。至於扣存餉銀應變一事，其實是羅參謀長的深謀遠慮，我只是奉命行事而已，何敢掠人之美。」

辦事處包了一架飛機，我分到八張機票，因父母堅決不肯去台灣，只好另作安置，內子兒女等六人送去台灣，高級將領的眷屬，甚多拒絕赴台，辦事處的劉處長費了不少口舌，總算大部上了飛機，石副主任敬亭（西北軍五虎將之一）也隨衆成行，只有副主任高桂滋（楊虎城舊部）及其眷屬，避未登機。

危城受命苦組班底

重慶之役，因徵集汽車不易，第一軍未能及時趕到，第一六七師獨力難支，趙仁陣亡，重慶又告危急。我仍隨同財務署西撤成都。這時文武機關，各路人馬，齊集於此。西安綏署亦正向成

都轉進。第七財務處人員檔卷，由副處長率領，先期報准綏署，撤退抵蓉。我一面面報胡將軍洽催餉銀近況，一面安頓部屬，一面積極向財務署催款。

政府簡化機構，統一指揮，閻錫山院長改組戰鬥內閣，隨軍行動；西安綏署併入西南長官公署，由參謀總長顧祝同將軍兼任長官，胡宗南將軍任副長官代行長官職權，羅列將軍任參謀長，事實上西南長官公署原有人員，自重慶撤退時，多已遣散，在成都組成的長官公署，各級幹部全由西安綏署人員抵補。由重慶撤至成都的第六財務處與自漢中撤來的本處，合併改組第六預算財務處。吳署長面告，由我出任處長。在此兵臨城下，庫空如洗的情況下，自是不敢挑此重担，當即堅決面辭。可是吳署長說：「我曾請問過胡代長官，他堅決要你出任此職。」胡將軍年來對我的公誼私情，非比尋常，在此大敵當前，危急成敗的關頭，自應與他共患難，同進退，只要是他的意思，跳火坑我也得幹，不得不臨危受命了。

於是我說：「署長，承你栽培，我遵命就是；不過巧婦難為無米之炊，現在數十萬大軍廩集成都，已經欠餉數月，嗷嗷待哺，籌餉濟急，刻不容緩，財政縱有困難，部隊伙食必須維持，務求署長即予撥墊若干應急。」吳署長說：「這個你放心，其實我比你還著急，現已得到確息，財政部已自台灣空運黃金四萬兩來蓉，此批黃金一到，起碼可以維持數月，我日內即回台灣，當極力爭取財源，陸續運來。你立刻編組成立，命令隨即發表。」我問：「編制如何？」他說：「編

制仍舊，印信刊刻不及，暫借用第七財務關防；同時第六財務處有三個人，還望你安予安插，就中有唐尚湛中校一員，幹練誠篤，原任第六財務處出納，最好仍由他主管出納。」我爲了表示清白無私，當即同意遵辦。第七財務處的老人，雖都安全抵達成都，暫住一個小學校內，大家眼見兵荒馬亂，前途渺茫，多在自行準備應變，不願就任新職，經我曉以大義，動以私情，多方解說，聲淚俱下，才有三十餘人慨然留處，勉強湊成班底，開始工作。

十二月初，大局益趨險惡，重慶陷落，內江告急，盧漢叛變，七十二軍郭汝瑰在瀘縣投敵，北路敵軍彭德懷第十八、十九兩個兵團直取綿陽，西路邛崃、崇慶，亦被劉伯誠第五兵團乘虛圍佔，成都已成孤城，加以劉文輝行動詭譎，謠言叢起，街頭散兵游勇，地痞橫行。胡代長官任命第三軍軍長盛文將軍兼任成都防衛總司令，經加強戒備疏導，管制交通，嚴禁謠言，市區秩序逐漸恢復。十二月八日，吳署長率同財務署同仁飛返台灣，我雖正忙於編組處務，應付部隊索餉，仍然抽身前往新津機場，送別吳署長，並最後懇囑速撥財源。沿途人車擁擠不堪，機場邊緣更是人山人海，都是露宿路邊，等待搭機逃難者。尋到吳署長搭乘軍機的停機坪，急忙去到機門，與吳署長叮嚀道別，吳署長握了握我的手說：「再見了」，我聽了頗有感動，這或是生離死別，來生再見了，悵然若失。

四萬兩黃金片言成交

我心沉重的走出機場，忽然遇到在機場服務的一個舊識，我向他打聽空運黃金的事，他說：「有，今天早晨到的，已由中央銀行成都分行接運進城了。」我聽了雀躍三丈，急忙坐車趕返成都，祇是人車塞途，走走停停，不能暢行。路上又遇到綏署一位朋友，告知我參謀長羅列將軍已抵成都，現在南門外前空軍機械學校辦公。迫我到了成都南關，尋到空軍機校，見了羅參謀長，他劈頭就說：「你到那裏去了？到處找你找不到，部隊行將斷炊，趕快想辦法？」我說：「我正是爲此四處奔波，剛剛才去機場送走了財務署吳署長，在機場聽說台灣運來黃金四萬兩，已由中央銀行成都分行接收。」羅將軍說：「那就趕快去洽領，即日轉發部隊，以濟燃眉之急！」我說：「我馬上就去辦，不過我有幾點請求，還望參謀長成全。」羅將軍說：「你說！」我說：「第一、在此宵小橫行的局勢下，財務處不能獨力作業，本處無兵無勇，無力保護黃金的安全，請准本處撥進公署辦公，以策萬全；第二、黃金領運，尚須公署指派可靠槍兵與車輛；第三、部隊經過行軍作戰，官兵必有損失，應予核實發餉，希望參謀處提供資料。」羅將軍說：「第一、第二兩點照辦，第三點，參謀處恐只能提供原轄部隊資料，新近劃撥的部隊怕是沒有資料。」我說：「好，新撥部隊我去國防部後勤次長室找資料。」當下就指派卡車三輛去小學校，把本處官兵及檔案運來公署安頓。

隨又指派特務團槍兵一排，卡車二輛，親自率領，直赴成都分行接領黃金。只見街上情勢混

亂，到處沙包木柵，軍車橫衝直闖。迨至成都分行，已近黃昏，門前橫屍數具，警衛森嚴。據說是某部散兵，持械來行搶劫，爲憲警擊斃，迄仍陳屍示衆中。經再三道明來意，始准入內，到處探詢，不得要領，好不容易找到一個高級岳姓行員，向他一說就通，他立即客氣的延我入內，走出銀行後門，繞了幾個曲折窄巷，最後來到一個小小客棧，進入一間客室，只見兩位老者分坐一張木桌左右，桌上置有白干一壺，花生米一盤，正在悶坐對飲。經岳君介紹，原來右坐者是當時的財政部長關吉玉先生，左坐者是財政部政務次長王平先生（事後知道當年他們也不過五十餘歲，並不老邁，祇以時在昏暗的室內，在我這個三十五歲的後生看來，他們有些龍鍾罷了。）關部長與我握手，高興的說：「歡迎，歡迎，我們正在等你，專候交割黃金。我們返台的機位已定，此事不了，明晨就不能搭機成行了。」我隨即問明黃金細數，填妥印領。他大筆一揮，寫了「照發」二字，既無從核對印鑑，亦未盤查我的底細，我要是冒名詐領，他確也無可如何，岳君把我領到金庫，說道：「這是黃金四十箱，每箱約爲一千兩，內有明細清單。」際此情勢，我也無暇開箱點驗，更不能一一上稱衡量，也只好大包大攬，招呼槍兵，一部戒備，一部搬運，抬箱上車，謝別岳君，登車而去。在車上心中暗想，有了錢就好辦事了，明天發清欠餉，部隊伙食有著落，士氣振奮可期。同時又想到四萬兩黃金，數額不可謂不鉅，對方並未要我證明身分，我也沒有開箱點驗，鉅額黃金，竟是片言之間，完成交接

。可知在兵臨城下，軍情緊急之際，辦事不能拘泥常則，只能衡情度理，當機立斷，以期迅速事功。他們看我的態度氣勢，絕非冒充；我也相信以他財政部長之尊，更不會稍有虛假。

枵腹挑燈漏夜斬金

等到回至處內，打開木箱一看，不由得大家目瞪口呆，箱內確是黃金不假，但均係五百兩一塊的大金磚，此種大金磚，何能轉發部隊使用？在此大敵圍城期間，百業收市，自是無由大量拋售黃金，購換銀元或小塊黃金，心情立刻由興奮轉為焦急，深知時不我予，部隊待哺嗷嗷，稍有遲緩，可能激起變故。繞室徬徨，籌思再三，忽然想到一個主意，立即督見羅參謀長，說明經過，再派槍兵汽車，裝載原領黃金，逕駛成都造幣廠，一到即將該廠團圍住，尋請廠長談話，廠長不在，找來副廠長，我乃軟硬兼施，當告以：「我是某人，此來絕無惡意，只是有事相煩，現有金磚四萬兩，務請連夜代為切成一兩小條，現以軍需緊急，能辦則工本費照付，不能辦則立斃槍下！」該副廠長驚魂甫定，略一沉思，誠懇的回應說：「此事本廠能辦，只是數量太大，工人又多已回家應變，一夜之間絕難完成。」我說：「今夜先趕一萬兩即可應急，至於人手不夠，我現有汽車在外，可分途接回趕工，工價照付，你算要多少錢？」他見我說得懇切，客氣的說道：「軍隊為國效命，這點事本應免費勞效，不過為了趕工，出幾個錢工人做得起勁些。」他邊說邊撥算盤，最後說：「今夜完工一萬兩，其餘三萬

兩後日一早交貨，一共收費七十一兩分發工人。」我說：「一言為定，工費七十一兩，即請在切割條塊內坐扣。」於是分配槍兵嚴加守衛，指派汽車接回工人，挑燈夜「斬」（斬切黃金為小條）；並留下兩個職員坐鎮，隨時連絡。

我安排好造幣廠切金之事以後，於是馬不停蹄，隨即趕到成都軍官學校，求見後勤次長陳良將軍，陳明黃金已到，都是五百兩一塊的大金磚，現已送請造幣廠切割，預計明晨即可清發欠餉。但為了核實，首須明瞭部隊人數，西安綏署原轄部隊，已有資料，新配屬的部隊，請求第四廳供給資料。說至連日奔波，疲於應對，聲淚俱下。陳良次長多方慰勉，即請來第四廳副廳長宋達、處長王征萍、副處長張載宇，會同核定各部隊人數，列成一表，並由宋達副廳長蓋章。我回到處內，已屆深夜，得知參謀處已送來原轄部隊人數表，並據報造幣廠切金工作順利，於心稍安；並將次日發款工作妥為分配後，小睡片刻。

一覺醒來，已是天光大亮。造幣廠已先送來切好的黃金小條一萬兩，取來幾條檢視，工作做得很好，他們並非把黃金溶化，重鑄小條，是用機械電刀，硬把大塊金磚，切成長方小條，刀口甚是整齊，每一小條自是很難給為一兩，有稍重者，亦有稍輕者，造幣廠將每一小條秤稱重量細數，用阿拉伯數字壓刻於每條之上，譬如一·〇五六，表示為一兩另五分六厘；〇·九七八，表示為九錢七分八厘。據住廠監製同仁告知，用機刀切割工作，很是快速，稱重標碼的工作，頗為費時。

當時有了小金條和部隊人數，我成竹在胸，早餐時，再次交代發款同仁所應注意的要點及程序，特別留意第六財務處交來的各部隊印鑑卡，對生面孔的領款人，要仔細核對印鑑，以免被人冒領。這時各部隊領款人，已羣集門前，有熟識的老面孔，也有不少陌生面孔，他們有的腰帶手槍，有的手持炸彈，情緒急激，尤其是陌生的面孔，更顯得來勢汹汹，聲言今日如不發款，情願血濺三尺，同歸於盡。我乃挺身而出，跳上一條板凳，以便居高臨下，聲鎮羣情，我說：「大家放心，今天一定發款。」畫龍點睛，先行破題，穩住衆心；大家聽說可以發款，驟然平靜下來。於是我繼續說：「不過我有三點說明，請各位合作：第一、發款人數，一律按國防部或長官公署核定數為準，現有表為憑，縱令有所出入，亦請先按核定數具領，以濟眉急，事後請逕向上級申復找補；第二、今天所發者，是黃金小條，每條雖非恰好一兩，有輕有重，截長補短，當相差無幾，為簡化手續，迅速發放，每條即作一兩計算，否則精核細算，三天也發放不完；第三、我們榮辱與共，不可同室操戈，各位所帶的武器，是對付敵人的，入室領款，必須將武器解除留置門外，有專人代管，以免發生不必要的意外事件。」同時特務團已派來槍兵，警衛森嚴，各領款人又聽我說得有理，全體贊成。於是排隊領發，進行很是順暢迅速，看看已忙到下午一點，業已發放了三分之二以上。總務科長宣佈暫停工作，大家吃午飯，飯後繼續發放。此言一出，一位陌生的領款人，拍案大吼說：「你們也知道要吃飯？」

我一萬多人等待買菜下鍋呢！」各同仁見衆怒難犯，只好悻悻從公，繼續工作，一直忙到下午六點，才吃到晚飯兼午餐。當日上午十時許，後勤次長陳良將軍曾來處巡視，對工作同仁面致慰勉之意；並拜會羅列參謀長，謝其支援照拂之情。

你虞我詐見財起意

處中同仁，辛苦一天，駐廠督製黃金小條的兩位同事，不眠不休，亦已提前完成，全部運回處內。於是大家飽餐一頓，納頭便睡。一宿無話，次日一早，不見了出納唐尚湛中校；急忙打開他所經管的存金鐵箱，經清點結果，少了黃金七十餘兩（七十小條），並留有報告一紙，略謂工作繁鉅，不能勝任，暫借些許黃金，聊充路費，另作他圖，不告而別，特以致歉。這真是「亂世見人心，板蕩識忠臣」，唐中校自編撥本處時，即遵照財務署的指示，賦以出納重任，對他優禮有加，不料在此緊急關頭，竟而拐金潛逃，深爲氣憤，一面函請防衛司令部緝拿，一面電報財務署備案，一面又商請原任出納官賈葆銘中校接替其工作。

欠餉雖然發清，特案發款，仍是日有多起，諸如散兵收容費、部隊開拔費、地方游擊費、作戰犒賞費等，全憑羅參謀長批示發放。部隊魚龍混雜，人心楊墨難分，見財起意，詐冒之事，層出不窮。特述二例如左：

(1)河南大神士張鈞（伯英），雖是在野鄉居，處處協助政府，推行政令，其長子名叫廣居，我與他平日間有往來。有一天，他身穿少將軍服

，親自來處，聲言其所部某某旅，共有人槍若干，現正與解放軍對峙某地，亟需經費濟急云云。張某既係熟人，該旅雖係地方團隊，以往也曾發過補助費，原要立字核撥；但繼想該部究非正規部隊，近況若何？實有探詢必要。一面對他熱烈接待，令其稍坐；一面溜去副參謀長賈貴英將軍處查證；不料賈將軍告知該部行踪曖昧，是否發款，須請示參謀長。羅列參謀長不在房內，乃電話告知處內，張旅經費須待參謀長批示，請彼稍候。不多時處內電話告知，張旅長因有他事待理，已匆匆離去。實則他因久候心虛，怕被扣留，乃託辭遁去，以後未再前來。

(2)「丞相祠堂何處尋，錦官城外柏森森」。

丞相祠堂俗稱武侯祠，就在長官公署南面不遠。祠內駐有劉文輝所屬獨立旅聶文清部千餘人；另一部駐在新玉紗街劉文輝公館便衣兵三百餘人，武裝兵五百餘人，建國中學內駐有劉之舊部一三七師周桂山部近千人；劉文輝早有投敵跡象，此項武裝部隊，深感成事不足，敗事有餘，實是肘腋之患。公署也曾調派該部開赴城東拒敵，他們總是借故遷延，不肯出發。忽然有一天，聶旅派人領取開拔費，我說：「開拔費與新餉不同，須經參謀長專案批准，請逕洽參謀處。」他說：「部隊開拔在即，先借後洽如何？」我說：「參謀長就在隔壁，片言可決。」他悵悵而去。十二月十三日晚飯時，總務處蔣副處長竹三兄暗暗告知，劉文輝已通電叛國，今晚將武力解決其留察部隊，夜半聽到槍聲，再宣告各同仁安心勿驚。我事先泡了一壺醞茶，弄了花生米一包，睡到夜晚十

一時，穿衣起床，叫起了同室的李、王兩科長，告知事由，並由王科長通知另一房間的同事，不要驚慌。隨即聽到槍聲大作，砲聲隆隆，我與兩位科長，蹲坐於靠窗子的牆根，以免流彈傷人，一面吃花生米，一面飲茶，靜候消息。兩個鐘頭以後，槍聲逐漸沉寂，隨即接到電話通知，戰事已了，安心睡覺。次晨得知聶文清被捕，並在劉文輝住宅搜出武器、鴉片及不法文件多種。我等事後曾赴劉宅查看，牆高屋大，陳設豪華，複壁暗室，詭譎莫測。自是，成都市面，粗現安謐。聶旅的開拔費，總算未被詐領。

空中突圍海口還原

連日戰況不利，奉令向西昌突圍，十二月十二日，總務處通知，各處留置少數必要人員（最多四人），組成前方指揮所，隨同參謀長行動外，其餘一律先行遣至德陽。本處決定李錫甫上校、王勤喬上校、王浚禮中校、劉德恆准尉四人隨我留在指揮所，其餘人員連同檔案印信，併同其他各處人員，車運德陽。當晚又獲通知，明晨至雙流機場（新津大機場已失陷），搭機轉進西昌，除重要公物外，不帶行李；當即連夜準備，衣物文卷盡棄，只將發款簿、單據及所餘金銀，整理就緒，次日一早，趕到機場，搭乘第一架飛機（共有撤退飛機二十架），空中突圍。嗣以氣候不佳，改飛海南島，在海口機場著陸。到達海口，氣候炎熱，一身棉軍服，大汗淋漓，只好脫去棉衣，僅穿內衣褲，狼狽不堪。到達市區，商請海口預財處，暫將所帶金銀運存該處，另覓小

客棧存身，聽候待命。首先在街上衣攤買了一套衣褲，洗澡刮臉，整肅儀容，勉強恢復了「人樣」。聽說後勤次長陳良將軍在海口辦公，隨即晉見，並另電台北財務署，報告撤退經過，請示行止。當由陳良次長面諭，即赴台北，清算賬目，報結案款，所餘金銀，統交長官公署接管。

遺憾辛勞尚難辭咎

民國三十八年（一九四九）十二月二十五日晚，到達台北，次晨晉見吳高慶署長，面報一切，隨即與財務司清結賬款，核算結果，計短少一百二十六兩七分五厘，經我陳述理由：在危城之中發放軍費，軍情緊急，不能按常規精打細算，黃金都是按條彙計，每條輕重不同，統按一兩計算，難免有所出入，且唐尙濫拐逃七十餘兩，造幣廠工資七十一兩，擴總計算，尚有多餘，務請體念情形特殊，准予核銷結案。嗣奉書面核示：「……所稱尙屬實情，惟該員監督不週，亦難辭其咎，姑念情形特殊，呈奉總長批示，准予核銷。」在驚濤駭浪中，冒險犯難，勉力達成收支任務，到頭來竟是落得「難辭其咎」，至今憶起，猶深以為憾。我賬目業已結清，奉准核銷，我這個第六預財處處長還算不算在職？管區為何？處址何在？迄無明文指示。而西南長官公署撤至海口人員，早已轉飛西昌，胡宗南將軍和羅列參謀長電報頻頻，以西昌地小民貧，黃金使用困難，要我速洽銀元，押運西昌。老長官身處絕域，交辦之事，自當力効馳驅，我即向財務署洽辦，財務署竟也不問我的身分，居然呈准撥我銀元三十萬元

；經洽安空軍飛機，並在中華路買了幾件美軍毛衣、毛褲禦寒裝備，擬即自行押運，直飛海口，再轉西昌，追隨老長官，聊盡棉薄。臨行前夜，又奉西昌來電，說西陲酷寒，速洽棉大衣萬件，空運應急。按說財務處不管被服，非我職司所及，胡宗南將軍仍把我視為長官部的經理處長。於是便將三十萬銀元先行起運海口，交託在海口督辦轉運的程開樑將軍（原係第七補給區司令，是胡宗南將軍的親信幹部）接轉西昌。我則再洽棉衣事務，這時經理署已編併於財務署，合稱軍需署，由吳高慶將軍繼任署長。我見到吳署長，道明來意，他竟也忘了我原係財務處長，無權洽辦軍服，只是把我視同胡宗南將軍的代表，他說：「西昌今天是大陸僅存的一個據點，層峯無不重視，我當一面呈報上級，一面查問庫存，如由被

服廠趕製，難免耽延時日；你也要向民廠查詢，如招商承製快速，亦可撥款與你自籌，但須提出詳細預算」。我立即商請隨同來台的李、王二科長，四處詢價比較。正在積極奔走之際，民國三十九年（一九五〇）三月二十七日忽聞西昌又告撤守，胡宗南將軍奉命飛返台北。至此，棉軍服自不須再辦，已運海口的銀元三十萬元，就近撥交當地預財處轉賬銷案，月來為西昌的運補，四處公洽，也告一段落。第六預財處明令裁撤，我被調為軍需署設計委員閒職，一同出來的李錫甫上校、王勤喬上校、王浚禮中校及劉德恆准尉，統以附員名義派軍需署服務。回想年來不避艱險，臨危受命，飽經人情冷暖，逆來順受，竭盡心智，完成任務，歷經出生入死，幸得逢凶化吉，猶如一場噩夢。

中外文庫
之二十八

詩聯新話

謝康博士著
定價玖拾元

本書係名教授謝康博士精心傑作，字字珠璣，篇篇精彩，要目上篇有詩壇叢話、母性文學、詠史詩，清詩派別。下篇：楹聯新話；有楊杏佛、吳佩孚、章太炎、康有為、陳布雷、馬君武、曾國藩、左宗棠、胡漢民、邵元冲、謝無量、丘逢甲、徐世昌、鄭魯等名作軼詩美不勝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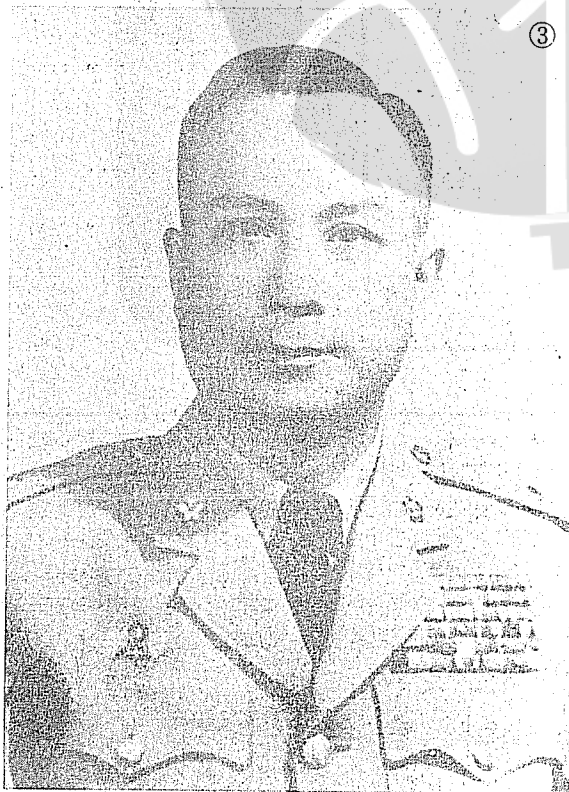
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—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

趙掄元「斬黃金發軍餉」插圖（文見132頁）

① 成都保衛戰時的西南長官公署代長官胡宗南將軍。

② 作者（右）與成都防衛總司令盛文將軍（左）合影。





趙掄元「斬黃金發軍餉」插圖（文見131頁）

① 成都保衛戰時的聯勤財務署長吳高慶將軍。

② 後勤次長陳良將軍。

③ 西南長官公署參謀長羅列將軍。